

《白紵辞》的拟代*

——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方孝玲

(合肥师范学院 科研处,安徽 合肥 230061)

摘要: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紵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紵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紵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紵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关键词:白紵辞;拟代;复变规律

中图分类号:J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0)02-0096-06

On Amitation of *Baizhu Lyrics*

——Also on the Law of Reversion and Change in Yuefu Imitating

FANG Xiao-ling

(Scientific Research Division,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061, China)

Abstract: *Baizhu Dance*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dances in ancient China. *Baizhu Lyrics* was written in order to praise *Baizhu Dance* or used as the lyrics of *Baizhu Song* accompanied by *Baizhu Dance*.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ang Dynasty when *Baizhu Dance* was very popular, the poets took active part in writing *Baizhu lyrics*. The poets still liked writing *Baizhu lyrics* from So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when *Baizhu Dance* was not performed. The lyric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Nipian Yuefu* and *Futi Yuefu*. We find the law of reversion and change during the imitating of *Baizhu Lyrics*, which is general laws of *Yuefu* imitating.

Key words: *Baizhu Lyrics*, imitating, the law of reversion and change

《白紵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乐府诗题,又名《白紵歌》、《白紵曲》等,是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紵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紵舞》因舞者身着用吴地特产白紵制成的舞衣而得名。该舞服饰和舞姿极为优美,深受人们的青睐,从晋代到隋唐盛行了数百年。《白紵辞》也风行一时,唐代韩翃有“红笺色夺风流座,白苧词倾翰墨场”(《全唐诗》卷二七三)之誉,当时文

坛著名诗人多拟制过《白紵辞》,如刘宋时期鲍照、汤惠休,齐代王俭,梁代沈约、萧衍、张率等,唐代李白、王建、元稹、柳宗元等都有数首拟作,苏轼曾“书《白紵词》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凡二十轴悬之,照耀堂宇”^[1]。唐代以后,《白紵》歌舞从宫廷中退出,也可能在民间、特别是江南仍然流行,而在文人笔下,辞与歌舞逐渐分道扬镳,变成一种书面诗歌体式,并依然兴盛不衰。《白紵辞》

收稿日期:2009-07-2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sk340:《白紵舞、歌、辞考论》)

作者简介:方孝玲(1968-),女,汉族,安徽庐江人,合肥师范学院科研处讲师,硕士。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拟制一直到清代从未中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拟辞达170多首,这在乐舞诗中是少见的。鉴于《白纛辞》拟辞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白纛辞》的拟代情况作考察,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乐府诗拟代中的一些规律。

文人拟古题乐府诗可分为三类:1.拟调乐府,依旧曲调造词,主要指汉末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的乐府诗;2.拟篇乐府,模仿旧篇,沿袭旧义或旧事,晋宋时期的乐府诗大多属于此类;3.赋题乐府,丢开惯用的主题和题材,直接从题目的字面意思展开联想,根据题面之意来赋写,这种拟写方法出现于齐梁时期。就《白纛辞》而言,崔国辅《白纛辞》二首,写汉代董贤之妹董昭仪之事,借以讽刺唐玄宗宠杨贵妃事,内容辞旨与《白纛》歌舞无关,也与题面之意无涉,且突破《白纛辞》惯用的句句用韵的七言古体体式,而采用七言绝句形式,情况比较特殊,不便归类。除此而外,《白纛》拟辞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拟篇乐府,另一类为赋题乐府。

一、拟篇乐府《白纛辞》

拟代之风,肇兴于汉代文人对屈宋作品的拟写,王逸《楚辞章句》云:“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依而作词”指的是对屈宋作品的模仿。至枚乘《七发》开“七体”之先例,模仿者接踵而起,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崔骃有《七依》,曹丕有《七启》。魏晋之世,拟作最多的要数《古诗十九首》,陆机一人就拟作了其中的《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会》等12首。此后,拟代之风愈演愈烈,六朝出现了大量汉相和歌、吴歌西曲及对前代诗人作品的拟代之作,如鲍照有《代君子有所思》、《学刘公幹体》、《拟行路难》、《代出自蓟北门行》等,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分拟曹丕、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曹植等八人之作,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拟汉魏晋诗人的诗作。

拟作为了体现原作的精神,通常必须袭用与原作大致相似的题材,采用与原作近似的篇章结构,套用既有的修辞遣句。拟篇乐府《白纛辞》以《晋白纛舞歌诗》三首为蓝本。《晋白纛舞歌诗》是现存最早的《白纛辞》,描绘了《白纛》歌舞在宫廷表演的情景,诗体为句句押韵的七言体:

其一

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
宛若龙转乍低昂,凝停善睐客仪光。
如推若引留且行,随世而变诚无方。

舞以尽神安可忘,晋世方昌乐未央。
质如轻云色如银,爱之遗谁赠佳人。
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
丽服在御会嘉宾,醪醴盈樽美且淳。
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欢乐胡可陈。

其二

双袂齐举鸾凤翔,罗裾飘飘昭仪光。
趋步生姿进流芳,鸣弦清歌及三阳。
人生世间如电过,乐时每少苦日多。
幸及良辰耀春华,齐倡献舞赵女歌。
羲和驰景逝不停,春露未晞严霜零。
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蝉鸣。
百年之命忽若倾,早知迅速秉烛行。
东造扶桑游紫庭,西至昆仑戏层城。

其三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玉舞瑶瑯。
声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
清歌流淌绕凤梁,如矜若思凝且翔。
转盼遗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行。
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御世永歌昌。

《晋白纛舞歌诗》可能并非最早的《白纛辞》,最早的《白纛辞》当是流传于三国时吴地的《白纛歌》。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白纛歌》,起于吴,孙皓时作。”其辞早已失传。《晋白纛舞歌诗》三首是晋代歌辞,也是现存最早的《白纛辞》。《晋白纛舞歌诗》三首可以肯定不是民间之辞,可能是出于文人或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乐工之手,这是因为:第一,从内容与辞旨上看,三首辞描写《白纛舞》在宫廷表演的情景,这显然从“舞以尽神安可忘,晋世方昌乐未央”、“丽服在御会嘉宾,醪醴盈樽美且淳”、“幸及良辰耀春华,齐倡献舞赵女歌”等句可以看出,而且辞中有“明君御世永歌昌”等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之语,另外,歌辞还宣扬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如“百年之命忽已倾,早知迅速秉烛行”,这些与民歌根本不是同调。第二,从诗体形式与篇幅上看,三首辞皆为七言古体,篇幅较长,前两首各为16句,第三首10句,与吴歌中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截然不同。

拟篇乐府《白纛辞》就是以《晋白纛舞歌诗》为蓝本,继承其咏赞舞姿舞容的传统,对其句句用韵的七言体式也加以袭用。其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辞旨承袭《晋白纛舞歌诗》,赋写本事,描绘《白纛舞》的表演场景,咏赞舞姿舞容之美。如刘宋时期刘铄《白纛曲》、汤惠休《白纛歌》

皆描绘《白纻舞》美妙的舞姿,鲍照《白纻歌》六首或描述《白纻》歌舞的表演情况,或表现起舞少女对真挚爱情的渴望,也不超出《白纻》乐舞的范围。梁武帝萧衍《梁白纻辞》二首,沈约《四时白纻歌》五首,张率《白纻歌》九首,唐代李白《白纻辞》后二首,杨衡《白纻辞》二首,宋代张耒《白纻词二首效鲍照》、翁卷《白纻辞》、吴龙翰《白纻词》、周紫芝《白纻歌》,元代洪希文《夏白纻》、魏偁《白纻词》、刘永之《白纻词》二首、张宪《白纻舞词》,明代刘基《白纻词》二首、胡奎《白纻辞》、李梦阳《白纻词》三首、李攀龙《白纻舞歌》四首、王廷陈《白纻辞》五首等,都是咏赞《白纻》歌舞之作。

另一类是把《白纻》歌舞与吴王、西施的宫中作乐之事联系起来,含有讽谕意味。最早在《白纻辞》中写吴王西施之事的是李白,如《白纻辞》三首其一:

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旦吟《白纻》停《淩水》,长袖拂面为君起。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馆娃日落歌吹濛。

因《白纻舞》是吴舞,故把《白纻》歌舞与西施联系起来,“馆娃”即指西施。王建《白纻歌》二首写吴王西施宫中日夜歌舞,可能寓有讽谕之意:

天河漫漫北斗粲,宫中乌啼知夜半。新缝白纻舞衣成,来迟邀得吴王迎。低鬟转面掩双袖,玉钗浮动秋风生。酒多夜长夜未晓,月明灯光两相照,后庭歌声更窈窕。

馆娃宫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满树。城头乌栖休击鼓,青蛾弹瑟白纻舞。夜天燿燿不见星,宫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无次第,墮钗遗佩满中庭。此时但愿可君意,回昼为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弃。

元稹《冬白纻歌》含有较明显的讽谕意味:

吴宫长夜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纻翩翩鹤翎散,促节牵繁舞腰懒。舞腰懒,王罢饮,盖覆西施风花锦。身作匡床臂作枕,朝佩搢从王宴寝。酒醒阁报门无事,子胥死后言为讳,近王之臣谕王意。共笑越王穷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二、赋题乐府《白纻辞》

有一类《白纻辞》抛开旧题材、旧主题,赋写题面之意,对作为衣服面料的织物——白纻或白纻衣展开联想,赋予旧题以新的意义,也就是所谓“赋题乐府”。关于拟古乐府赋写题面之意,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三十九引《乐府题解》以“据题为之”概括,当代学者钱志熙先生称之为“赋题

法”,并解释说这是“专就古题曲名的题面之意来赋写的作法,抛弃了旧篇章及旧的题材和主题”^[2]。

赋题法是沈约首先倡导的,他倡议赋写汉鼓吹曲名《芳树》、《临高台》、《钓竿》等,王融、谢朓、刘绘各写《同沈右诸公赋鼓吹曲二首》(即《巫山高》、《芳树》)以附和,以赋题法写乐府诗遂成一时风气。到了梁代,这种写法更加盛行。沈约、王融等人所写的《芳树》、《临高台》、《钓竿》、《巫山高》等,皆赋题面意思。如《巫山高》,古题写“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乐府解题》)。而王融辞为:

想像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云乍舒卷,猿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
恍然坐相望,秋风下庭绿。

正如《乐府解题》所说“若齐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赋题面之意。又如《钓竿》,《古今乐录》曰:“《钓竿》,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济天功,致太平也。”傅玄的《钓竿》赋写本事,而沈约、戴嵩辞却言垂钓之事,以敷题面之意。

首开以赋题法写《白纻辞》先河的诗人是张籍。其《白纻歌》抛开咏赞《白纻》歌舞的传统写法,另辟蹊径,描述一少妇制作白纻春衫之事:

皎皎白纻白且鲜,将作春衫称少年。
裁缝长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
复恐兰膏污纤指,常遣傍人收堕珥。
衣裳著时寒食下,还把玉鞭鞭白马。

以赋题法拟写的《白纻辞》,按内容、辞旨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咏赞白纻的洁白精美、描写制作白纻衣衫之事及江南的风土人情。宋代陆游有《夏白纻》二首^[3],写身着白纻衣衫的少女在月色中的美好姿态以及白纻这一织物在酷热的夏天穿着凉爽舒适的特点。元代陈泰有《和陆放翁白纻词》^[4]:

美人独宿青楼空,素烟不断杨柳风。
含情脉脉剪刀里,一片湘江明月中。
去年秋机织双杵,裁寄征夫送寒暑。
望断辽阳信不归,长夜停梭听鸚鵡。

写思妇裁缝衣服寄给远方的征人。明代张英也有和辞《放翁于盛夏作夏白纻词二首今夏酷热因次其韵》^[5],写盛夏的景色及闲适的心情。

宋代叶适的《白纻词》^[6]写纺织女子从割纻到织成白如雪的纻布的过程及其复杂的心理活动:

有美人兮表独处，陟彼南山兮伐寒纆。挑灯细缉抽苦心，冰花织成雪为缕。不忧绝技无人学，只愁不堪嫁时著。郑侨吴札今悠悠，争看买笑锦缠头。

元代周权《白纆制服诗》^[7]叹白纆洁白如冰玉：经冰纬玉纷纵横，三盥寒露方织成。晓机裂下不敢玩，一道雪瀑来中庭。

明代诗人李梦阳与孙一元的诗都借写江南特产白纆以反映风土人情。李梦阳《白纆曲》^[8]：

吴中女儿白纆衣，薄暮横塘荡桨归。
荷花港里无人见，惊起鸂鶒队队飞。

写吴地少女采莲之事，富于生活情趣与地方特色。孙一元《白苎词》^[9]：

江上睡鸭烟草肥，江南白苎催换衣。
雨声四月不知暑，过尽樱桃人未归。

写江南春天草长莺飞、烟雨濛濛、农家赶制白纆衣衫的风物人情，特别是“江上睡鸭”这个意象，情趣盎然。

宋戴复古《白苎词》^[10]写白纆以雪为纬，以玉为经，洁白无暇，以此为衣，表达自己高洁的操守，透露出归隐之意：

雪为纬，玉为经，一织三涤手织成。一片冰清如夷齐，可以为衣，陟彼西山，于以采薇。

第二类，以《白纆辞》作赠答。唐代以后，常借《白纆辞》赠答亲朋好友，甚至作为“自荐信”奉投上司。

元代陆仁《白纆曲送朱元长之胶州同知》^[11]：

白纆皎皎净凝华，皎如明河流素霞。
想当浣濯踏江沙，江水青青兰紫芽。
金窗无人思绰约，裁作春衣使君著。
使君有行隔千里，流飏莫遣车尘起。
车尘起，浣白纆，愿君服之保明洁。
载歌白纆与君别。

以白纆洁白喻做人要清白谦正，并以此作为临别赠言，可见诗人用心之良苦。明代郑基《白纆词送谢叔久》^[12]：

征鸿至，征旆举，花发芙蓉满江渚。
吴姬约云歌白苎，凝为朝云向君舞。
牵丝鸣玉张宴迟，称觴听曲心自怡。
君之别，会有期。

写送别场景，表达诗人的惜别之情，并坚信后有期。刘嵩《赋白纆词赋赠贻伯达归豫章》^[13]：

吴姬十五鬟初结，白纆新裁光照雪。
手折芙蓉上彩舫，自唱吴歌送行客。

玉盘饌列鱼与鳧，美酒丝络黄金壶。
江寒月出欢未极，城上霜飞啼晓乌。
唱吴歌，歌白纆，拂袖当筵为君舞。
井阑络纬方悲啼，还念寒机织成苦。
京城锦绣段，名都金缕衣。
一时服饰岂不华，岁晏漂落当归何。
朔风吹尘扑人面，敛袂褰裳泪如霰。
君行莫忘当别时，妾心皎皎难自持。

以送夫远行的女子自喻，以劝丈夫不要贪恋他方的荣华富贵、不要忘记在家中望眼欲穿的妻子作比，希望友人珍重友情，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惜别之情。

元代唐元《白纆辞一首答鲍仲安》^[14]也属于以《白纆辞》作赠答之作：

白纆亭，渺何许，白纆歌，歌者苦。君王微时掷百万，风流尚觉传千古。生长佳人旧有山，岁岁春风芳草路。何人纤指撚银条，寒机自语随惊飏，织成边幅凝秋涛。殷勤熨帖蛟人绡，君家赠我心亦劳。剪裁称体驱炎器，何以报之双琼瑶。

宋代晁补之《白纆辞上苏翰林二首》^[15]则是以诗自荐，表达了诗人希望施展自己抱负的愿望：

白纆焚莫缉，纫兰作衣袂。
朝兮日所暴，莫兮雨所濡。
木瓜谅微物，期报乃琼琚。
芳华辞甚妙，赠我不如无。
上山割白纆，山高叶撼撼。
持归当户绩，为君为絺绤。
不惜洁如霜，畏君莫我即。
谁言菖蒲花，可闻不可识。

第三类，以《白纆辞》写游子思妇的相思哀愁。游子思妇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多首思妇诗。《君子于役》那农村少妇如话家常式的话语，表达了对于役的丈夫的思念；《伯兮》那痴情少妇刻骨铭心的心灵独白至今还在我们的耳畔回荡。汉代《古诗十九首》基本上可以说是闺人怨别、游子怀乡诗的一个“专集”。六朝、隋唐，游子思乡、思妇怨别之类的诗歌更是连篇累牍。

可以说游子思妇这个题材已不新颖，但借用《白纆辞》形式去写这个题材，还是有点新鲜感的。《白纆辞》是惯写《白纆》歌舞的，如何把它与游子思妇题材结合到一起的呢？明代童佩《白纆

辞》^[16]：

秋风起，白露垂，天涯游子夜索衣。
篋中惟有江南苎，一片银丝万行泪。
犹是前年暮春寄，寄时不为秋风寒，
此夜却同秋月看。

诗人睹物思乡，把白纻衣与思乡情联系起来。明秦王朱诚咏《白纻辞》^[17]：

白纻纤纤累成匹，丝丝是妾机中织。
欲制春衫寄远人，亲向姑前弄刀尺。
衣成著意封题去，背立东风垂玉筋。
明年于役倘未归，肯惜为君裁白纻。

写少妇亲自操刀弄尺，为远行的丈夫制作白纻衣衫，一针一线缝进了妻子的深情和思念。明邱云霄《白苎词》^[18]：

白苎初成三月时，机中少妇悲别离。
欲裁白苎作郎衣，想像郎身宜不宜。
尺上尺下心转苦，抱向姑前问裁处。
姑云笥里有旧裳，好将刀尺寻规矩。
引针解线结不开，添得愁心乱如缕。
默默灯前理素纱，起头忽见灯结花。
拟是郎归喜不定，翻针刺手指头麻。
颠来倒去缝不成，邻家戛戛鸡争鸣。
平明开门得郎信，郎在交河万里城。

该诗极富生活情趣，少妇为远行的丈夫制作白纻衣衫，又不知尺寸，只得向婆婆请教，婆婆告诉她笥（一种盛放衣服的竹器）里有丈夫的旧衣服，可以参考，缝制时线头又缠绕在一起解不开，少妇心烦意乱之际，忽见灯花结蕊，以为是丈夫归来的征兆，喜得手脚忙乱，被针刺麻了指头，颠来倒去也无意缝制衣衫，可第二天一早收到丈夫的来信，丈夫在信里言自己还在万里之外的交河岸边，少妇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元傅若金《白纻词》^[19]也是写妻子为远行的丈夫制作白纻衣衫，也流露出一份挂念，相比之下，更多地写妻子对丈夫的叮咛和告诫，希望丈夫持节自守：

白苎白，白如霜，美人玉手亲自浣。制作春衣宜短长。春衣成有时，远行归无期。愿君著衣重爱惜，风尘变白能为黑。

三、余论

《白纻辞》的拟代呈现出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沿袭咏写乐舞传统，赋写本事，并沿用其传统的句句用韵的七言体形式。从拟代的方式来看，大多数拟篇乐府《白纻辞》属于这种情况；从

拟辞的产生时间来看，以《白纻》歌舞盛行的南北朝隋唐时期拟辞为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诗人对《白纻辞》不厌其烦的拟写及对《白纻》歌舞的反复咏赞，说明《白纻》歌舞已成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与文化的符码。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说：“音乐是一种集体记忆，听者各以不同的节奏录下他们从中塑成的个人化、特殊化的意义——一种秩序与系谱的集体记忆，言语与社会乐谱的贮存所。”^[20]《白纻》歌舞自诞生以来，从晋至清，上千年的时间，诗人们孜孜不倦地拟辞，咏赞其舞姿舞容，这种反复拟写所构建的形象，已凝结成人们的集体记忆，成了文化的符码。

另一个方向是变革旧题材，采用新体式，另辟蹊径。李白《白纻辞》其一、王建《白纻歌》二首写吴王西施宫中歌舞之事，虽写歌舞，但改变了咏赞歌舞的主旨，而转为讽谕统治者荒淫误国。以赋题法拟制的《白纻辞》则完全改变了原辞的题材和主旨，由描写歌舞咏赞歌舞，转为对白纻这一衣物展开联想，写相关的人、事和物，有些拟辞体式上也一改《白纻辞》惯用的句句用韵的七言古体，如宋代晁补之《白纻辞上苏翰林二首》、戴复古《白苎词》，采用五言体。

乐府诗拟代中的这种复变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陌上桑》，继汉乐府《陌上桑》之后，出现了许多拟辞，其中有些继续咏赞罗敷夸夫斥退太守之事，而有些却另辟蹊径，如曹操《陌上桑》写求仙访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曹丕《陌上桑》写从军行旅的艰苦：“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窄”、“寝蒿草，廕松柏，涕泣雨面露枕席”。两首诗内容上与罗敷之事毫无关联，形式上也一改汉乐府《陌上桑》五言体，而采用杂言体。

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现象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乐府诗拟代中复与变的关系可借用台湾学者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由于汉魏继周秦之后，彼时《诗》、《骚》等经典性文本俱存，各种文学体类犹待滋衍，‘文士’的社会阶层，则仍在酝酿之中。此时，着眼于‘以生命印证生命’的‘拟代文学’所以应运而生，实因它适时提供一具有‘近似的再演’性质的文学（生命）形式，使文人既得以借鉴前人的生命经验，为一己的存在定位，

也能在既有文本的影响下,更缔新猷,体现融‘曾经’与‘现时’为一,寓传统于创新之中的,深具辩证性的传承意义。”^[21]

参考文献:

- [1] 庄 绰.鸡肋编.卷上[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 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J].北京大学学报,1995(4):60-65.
- [3] 陆 游.剑南诗稿.卷七[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 陈 泰.所安遗集[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5] 张 英.文端集.卷九[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6] 叶 适.水心集.卷六[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7]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卷二十四“衣冠門”[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 李梦阳.空同集.卷三十七[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孙一元.太白山人漫藁.卷八[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0] 御选宋诗.卷八[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9.

- [11] 顾 瑛.草堂雅集.卷十三[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2] 赖 良.大雅集.卷三[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3] 刘 嵩.槎翁诗集.卷四[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 唐 元.筠轩集.卷四[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5] 晁补之.鸡肋集.卷三[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6] 康 熙.御选明诗.卷十四[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7] 朱诚泳.小鸣稿.卷一[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8] 邱云霄.山中集.卷四[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9] 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三[M].// 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0] [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
- [21] 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责任编辑 黄小妹

(上接第 37 页) 稳定的制度,具有很强的摇摆性。因此,在我国的传统社会,国家获取政治认同途径的主流依然是统治阶级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掌握了政治权力并进而利用各种暴力工具威慑被统治阶级。现代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新兴的科学技术为国家获取政治认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民主意识的广泛传播及政治制度的完善,为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取政治认同准备了心理基础和政治条件。在这样一种态势下,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手段实现了从重政治强力到重自由沟通的跨越。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自由沟通的方式主要经历政治输入及输出两个过程。首先是政治输入。现代国家开辟了多种政治输入的形式。一般地,现代政治系统都允许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接触及政治表达等形式,与政治系统发生互动关系,以求了解社会成员的需要,并做出正义的政治安排,最终获取人们的支持、认可。另外在政治输出方面,现代政治系统借助报刊、书籍、网络、电视、

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制度、政策、法规等政治产品,以使公民了解其内容并对之形成认同。

参考文献:

- [1]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 [2]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
- [3] [美]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6.
- [4] 《新华词典》编委会.新华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26.
-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88.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
- [7]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20.
- [8] [英]维尔.美国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7.

责任编辑 袁修雨